我国应该加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 贾根良

由于我国大学中讲授的“西方经济学”是清一色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本文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命名为“西方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律的研究比“西方经济学”提供了更现实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其理论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也具有直接的和重要的借鉴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内部，不仅发生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与西方正统经济学之间的尖锐对立，而且也出现了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融合”发展的局面，“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已不能反映和容纳这种巨大变化的新情况。由于我国大学中讲授的“西方经济学”是清一色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本文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命名为“西方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律的研究比“西方经济学”提供了更现实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其理论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也具有直接的和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我国经济理论界应该大力加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对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西方经济理论的本科课程设置进行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正统经济学界鲜为人知的海曼·明斯基名声大噪，“明斯基时刻”的概念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理论界和政策制定部门。明斯基在西方经济理论界属于备受西方正统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排挤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与其具有共同命运的除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还包括西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的流派，如新熊彼特经济学、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社会政治经济学和替代性教规经济学等。在这些西方非正统经济学中，究竟还有多少明斯基式的人物一直被埋没？明斯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者？“明斯基时刻”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西方正统经济学长期打压非正统经济学的不正常状况，而且也折射出我国经济学界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即缺乏多元主义的科学精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继承悠久政治经济学传统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得到了迅速的壮大，他们目前正致力于发展一种综合性的和统一的理论框架，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西方正统经济学形成了严峻的挑战。本文将首先从废弃“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在我国所导致的恶果入手，扼要论述坚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基本区分的必要性。然后，本文将从西方经济理论界正统与非正统之间对立的事实出发，讨论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中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命名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最后，本文在对我国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缺乏多元主义的原因进行分析后，将从中国经济学多元化发展、加强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阐明加强西方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对繁荣我国经济科学的重要意义。

一、坚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区分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种学科术语的废弃或启用并非只是名称改变这样一种简单的事情，而是隐含着学者们对某种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否定或认同，甚至包含着某种政治追求。例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英美国家，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推动下，“经济学”作为学科的称谓取代了“政治经济学”这个传统术语。

有关美国的情况，弗雷德里克·李指出，“在1885—1990年这个相对较短的阶段，美国经济学发生了转变，美国经济学家的用语也发生了转变，把使用古典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的专业和课程称为‘政治经济学’，把使用新古典教科书、阅读马歇尔和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著作的专业和课程称为经济学。结果，大约在1900—1910年，美国所有大学和学院的经济学入门课程和研究生课程都在讲授新古典价格理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标准教科书之一”。

对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来说，这种学科术语的改变具有三重目的：

首先，远离棘手的和引发尖锐社会冲突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宣称经济学是“节约、最大化和效率的科学”，而不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因此，“经济学”必须摈弃政治、技术、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致力于发展一种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的有关资源配置的“客观”科学，这样，他们就将政治经济学对社会、政治和道德等宽广问题的关心缩小到对个人经济行为和市场运行的分析，从而远离了棘手的和引发尖锐社会冲突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遁世主义”的经济理论遭到了一些有见识的经济思想史家的批评，如米尔斯指出，“当时，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正在消失，但是，在英国取得其令人瞩目的发展的新古典主义却从来都既没有就其中的‘为什么’提供过分析，也没有就‘如何才能遏制这种现象的继续发生’开出过什么药方，尽管当时人们已经广泛意识到了正在成为事实的这一不利趋势”。

其次，成为得到官方支持的正统经济学。“就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并依然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遮羞布而言，它是没有意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推动力起初部分来源于意识形态领域（抵制马克思在社会压力不断增长的时期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将其分析与历史分析脱钩，成为‘静态’理论，为在现状之内运转和维持现状服务”，其“出现和发展得到了经济和国家的货币、权力和现状的认可——它在知识和意识形态上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因此，1900年时候的新古典经济学中融合了一种客观解释资本主义如何运行的研究纲领，以及推动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纲领。后一种纲领进而确保了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反多元化，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去压制非正统经济学家和非正统思想，将它们从学术界和社会中清除掉。”

最后，对特定研究方法的认同。虽然人们目前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术语的含义不存在共识，而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这一词条中也说，“自它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所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以看作同义语”，但实际上，从其起源来看，对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来说，之所以要用“经济学”替代“政治经济学”作为学科术语，原因就在于它赋予了“经济学”与后者截然不同的一种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提出的经济理论建立在社会—历史方法上，历史、制度和社会阶级的互动被赋予了中心的地位。经济学将它的分析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上，它提出不考虑历史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有效性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数学形式主义的认同，目前仍是西方正统经济学打压非正统经济学的两个重要标准。

在世纪之交，我国曾发生过有关“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的存废之争。反对使用“西方经济学”这一术语的学者认为，“西方”是一个地域性概念，“西方经济学”这个用语是不正确的，应予废弃。但这一看法与“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在我国的起源和约定俗成的用法完全不符：在我国，“西方经济学”中的“西方”不是地域性概念，而是政治性概念。正如吴易风教授指出的，自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以来，经济理论领域一直存在着两大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一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我国，用全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简称的“政治经济学”专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专指西方国家的理论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国家主流派的理论经济学（相当于本文的正统经济学的概念——引者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代表着两个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

反对使用“西方经济学”这一术语的学者“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主张使用“现代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排斥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确立西方正统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

首先，在他们看来，只有西方正统经济学才是“现代经济学”，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落后于时代的老古董。正如吴易风教授指出的，这些“学者认为，现代西方国家的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是现代经济问题，因而是‘现代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百多年前的经济问题，因而不属于‘现代经济学’。在他们那里，‘现代经济学’指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指现代西方国家主流派的理论经济学。他们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学’中排挤出去”。

其次，这些学者认为，只有西方正统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一种意识形态。2005年6月2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针对“中国高校学科划分中的‘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割，与会部分讲者在将后者说成是‘科学’的和‘现代’的同时，还试图将前者概括为‘意识形态’和‘落伍’的”。实际上，这些学者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不仅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也不包括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诸多流派。

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课程设置的变化见证了主张废弃“西方经济学”概念的目的所在：除了经济学专业外，我国许多高校包括国际经济学和财政金融等在内的财经类专业在本科课程设置中取消了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许多高校在理论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考试中，使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西方正统经济学在中国高校的支配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然而，令废弃“西方经济学”概念的提倡者始料未及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在西方发达国家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资本论》受到追捧，明斯基和皮凯蒂名声大振，长期被压制和被边缘化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开始进入西方国家公众的视野。在发达国家这种变化的影响下，西方正统经济学在我国也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在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性的强调使我国许多高校财经类专业重新开设了《资本论》课程，但却发现能够讲授该课程的合格教师奇缺。笔者不仅赞同我国高校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的重要举措，而且也一直在强调要振兴在我国衰落已久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但本文拟不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本文将集中讨论发达国家非马克思主义主义的经济理论界的现状，并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做出分析，旨在为改革我国西方经济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对西方正统经济学严重缺陷的众多质疑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新一轮“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所谓“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the post-autisitic economics movement）是指2000年由法国学生发起，并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广泛影响的经济学教育改革运动，学生们使用精神病学的一个术语痛斥西方正统经济学的“自闭症”，指责其已经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的许多重要经济问题，呼吁经济学发展的多元化、批判性思考和对真实世界的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再次风起云涌。2009年，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有感于发达国家高等学校中讲授的经济学课程已不适应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出资成立了“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其中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改革经济学课程设置，编写新的经济学教科书。2011年11月2日，哈佛大学大约70名学生在著名教授雷戈里·曼昆讲授的经济学课程上，通过罢课并发表《哈佛学生致曼昆的公开信》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正统经济学根深蒂固的偏见、脱离现实和缺乏批判性思考的强烈不满。2012年，德国学生发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学教育改革请愿活动，这一活动很快就扩散到了世界各地，在许多国家涌现出了众多的“后危机经济学社团”、“重新思考经济学联盟”等学生社团组织。2014年5月5日，来自19个国家的42个学生团体发起成立了“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一年之后，这一组织就已发展为31个国家的82个学生社团。

新一轮“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再次直指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例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后危机经济学社团”在其2014年的调研报告《经济学、教育与无知——曼彻斯特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中指出，曼彻斯特大学将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提升为经济学唯一的学习对象，其他经济学流派如制度主义、演化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经济学等在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几乎是完全缺乏的，这种状况扼杀、损害和压制了对于经济学的认知至关重要的创新、创造力和建设性的批判，违背了曼彻斯特大学自己的教育指导方针。

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里，正统经济学支配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育的状况并非个例，正如《国际学生对经济学多元化的呼吁书》指出的，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学生们看来，这种状况在民主社会中是不正常的，“并非仅有世界经济处在危机之中。经济学教学也同样处于危机之中，并且此危机所殃及的范围远在象牙塔之外。今日之所教塑造了明日执政者的头脑，因此也塑造了我们栖身的社会。……归根到底，经济学的多元化教育是健康的公共辩论的必需品，她是民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呼吁：“不同校园，同一心愿，我们期盼，经济学课程能有所改变”。

那么，在西方发达国家，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之间的分裂是如何产生的？正统经济学这种单一经济学范式支配经济学教育的状况又是如何形成的？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内部发生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有必要提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用来专指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呢？

二、“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提出的必要性及其界定

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对西方经济理论界中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的概念做一简单说明。除了在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外，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最重要的分野就在于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不同的态度：正统经济学对其进行辩护，而非正统经济学无论是出于改良还是推翻这种制度的目的，都对其持批评态度。与“正统”和“非正统”相联系的，还有“主流”和“非主流”这两个词：在一定时期内，非正统经济学可能成为某个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比如20世纪前30年的美国制度主义；同样，正统学说也不一定是主流，比如奥地利学派。

如果了解经济思想史，我们就会知道，目前西方国家的正统经济学是在19世纪末“边际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继英法古典经济学之后，在欧美国家相继诞生了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际主义经济学（包括数理经济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老制度学派、熊彼特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通过综合“边际革命”的成果，创建了新古典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在美国也得到了发展。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初期的英国和美国已经取得了正统经济学的地位，但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界总体上仍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重大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当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在美国产生的麦卡锡主义对西方非正统经济学造成了严重的打击。麦卡锡主义是指1950—1954年间由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在美国国内掀起的反共和反民主的潮流，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甚至持不同意见者。从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泛滥，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的前后五年里，其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信奉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正统经济学家借助麦卡锡主义打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其他非正统经济学流派，通过动用国家力量、商业团体力量和高等教育机构中的精英阶层等，使得非正统经济学家在大学中得不到雇佣，即使被雇佣也容易被开除。

直到1970年之后，西方正统经济学动用国家力量打击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行为才退居间接角色，而在这时，通过大学的科研绩效评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或 ResearchExcellence Framework）特别是通过期刊等级评价等职业力量对非正统经济学的排挤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这类似于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的学科评估。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SSCI即所谓的“权威期刊”实际上只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的阵地，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这就导致对存在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相关大学系科的学术评价很低；为了提高评估绩效，这些大学在招聘、晋升、研究战略等决策上不得不歧视从事非正统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直至驱逐这些非正统经济学研究者，这导致了非正统经济学在欧美国家绝大多数名牌大学的消失。

但是，非正统经济学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这种艰难环境中还是生存下来了。在度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灭绝性危机后，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在60年代重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并在以后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派，如60年代末产生了生态马克思主义，70年代产生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法国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80年代产生了新熊彼特学派和女性主义经济学，21世纪初产生了替代性教规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冷战的结束，经济学多元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的兴起，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对正统经济学理论根基的打击，以及非正统经济学家更加积极的学术组织活动，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迅速壮大，弗雷德里克·李甚至用“涌现”这个词形容非正统经济学从1990年到2006年期间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界所取得的长足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之间整合性或“融合性”的发展。在19世纪下半叶，由于受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所有经济学流派批判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曾中断了对古典经济学解体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吸收。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目前被称作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在理论上的相互借鉴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但弗雷德里克·李的研究却指出，在20世纪前半叶的制度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中，它们之间的理论接触就已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之间这种多元化理论接触的普遍趋势持续不断，以至于“到了1990年，很多非正统经济学家在各种方法之间已经看不到明显的理论界限，这一结果反映了理论上的整合已经发生”。

在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这种整合性发展的基础上，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家们致力于发展一种对西方正统经济学替代性的经济理论体系，以便改变各流派没有一个统一理论框架和一盘散沙的局面。正如张林教授指出的，“当前，非正统经济学家形成的共识是：要成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替代性经济学体系，非正统经济学各学派必须融合发展，形成一套整体的非正统经济学理论”。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一些经济学家致力于发展一种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非正统经济学综合在一起的框架，例如，奥哈拉和弗雷德里克·李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奥哈拉提倡一种综合了马克思与其他非正统经济学家研究成果的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李以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斯拉法的社会剩余方法为基础，以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为经验研究方法，综合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货币和不确定性理论、制度主义的社会构造矩阵方法、社会政治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经济学）“行动的人”（acting person）的观念等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的方法和理论元素，构建了一个由结构、组织和能动性（行动的人）三个层次构成的分析社会供应过程的模型，这是近年来非正统经济学家致力于构建统一的非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代表性成果。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知，二战后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内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在西方经济理论界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属于同一个阵营，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都是与西方正统经济学相对立的理论体系。由于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许多共同的基础，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虽然准确地反映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的本质，但它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内部没有发生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使用的术语，已不能反映和容纳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新情况。特别是在我国高等学校中讲授的“西方经济学”是清一色的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不包含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内容，在这种先占优势的情况下，西方正统经济学实际上已经获得“西方经济学”这个术语的独占权。为了与之相区别，特别是为了在大学经济学教育中开设这方面的核心课程，在我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我们需要一个简洁的新名字来命名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

（待续）